

目錄

尋樂堂日錄續

清·寶克勤 自撰

寶容莊 寶容邃 同編

.....



藏書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二

朱陽寶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十九年庚申二十八歲。

春正月九日

與振起昏定大人徐徐言曰汝得毋有過乎。因以戲場之事微責之。

予喜得聞此過也。著慎微論以自警。○慎微論 天下事其成也必有所由起其敗也必有所由兆。古人謹大於其細防患於其忽蓋有深心。智者覺之愚者昧焉。予置身過中畧



不自覺、竟試戲場、呼紅叫六、初不知意中何
忽起此想、而開此行徑也。噫、過矣。一念放、則
百念隨之。一過、滋則百功無以償之。私欲往
來、理念銷鑠。舉平日一時一刻、不敢空度之。
念至此、不知其失落幾時、幾萬刻也。再思之、
豈惟前功莫補、後過日滋、抑亦聞者駭異有
碍身名。且子弟從旁觀之、將謂何與。彼若效
尤、安所責譴。怒而及之、我有成迹、寬以縱之。
家無令範、漸積日深、爲患益巨。原其始、不過
快一時之歡娛、豈真爲蕩覆之浪舉。而其由
小及大、勢所必然。微火燎原、可以鑒。○十曰、
己不是之懲、立身持家、不其兩失哉。

讀禮記。○十二曰

吾身何侶。天地爲侶。天地
何寄。吾身爲寄。天地吾身



是一是二。有一不似。吾身吾身。天地天地。○
 于以似之。其似云何。生知難得。其次惟學。學
 之爲言。效彼先覺。必若所爲。乃可明善而復
 其初。○學之爲學。不徒口強。要在剛腸。一刻
 玩惕。百刻莫償。一念傍雜。百念交忙。危微之
 介。人禽之鄉。心惟兢兢。功惟皇皇。○自警。
 一瞬今成古。三春快作忙。因心知未是。任手
 痛難當。縱觀河流遠。微尋星宿傍。年華真易
 盡。萬古在剛腸。○十三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訂遊

嵩陽書院之約。○十五日

元宵絕句二首、
 簫鼓街頭午夜餘、

空懸明月照庭書。誰將一刻千金夜。坐使千
 金一刻虛。藏用仍須到顯仁。培元那可離

天真。元宵便認元方始。養得乾元天下春。○
元宵古風二首。一元無停止。今宵慶元始。
元旦陽之陽。純乎九數裏。元宵陽之陰。夜燈
繼日晷。純陽見天德。柔濟不委靡。總是一元
貫。循環如斯矣。人何不類斯。心乃身之基。
何以培元氣。平旦莫宵衰。用六終以大。用九
夜息孳。吾性備萬物。戒懼好自治。○二十一日。答耿逸庵先

生書並寄以詩。

答耿逸庵先生書。正月十三日。接手翰並讀佳刻。其益

然自得之趣。躍形紙上。如讀易。寄友贈和諸
詩。皆遊心理窟。局臻精妙。語錄數十段。句句
孔孟正傳。既切實。復精微。清心讀去。反覺先
儒所言。尚有偏駁處。後學守此。更何事。另尋



程朱宗派也。策蹇嵩陽，當有日矣。○耿逸庵先生約遊嵩陽，賦此寄之。嵩陽佳處，多山水。我所思兮，不在此中。有碩人賦，考槃是所。饑渴願倒屣，自分愚鈍寡所獲。願訂大業作安宅，不謂兩地心若符。知求致兮，物求格。今春邀我嵩少遊，書來輾轉讀案頭。有文皆寫躬行語，有詩皆從內養流。學問大原孝弟得，德業進脩良友力。敬義夾持，尤素功。亦法乾行，健不息。近復讀易，敬恕堂直向畫前印。羲皇透晰，吉凶悔吝旨，易在吾心動則臧。立言半是闡易理，我情繾綣何能忘。願得結廬嵩山下，願得讀書穎水傍。策蹇遲遲違所願，不爲山高道且長。相期桃花落溪岸，或則風雨夜連床。學道早訂千秋計，洛學日興無或蔽。

濂閩當日時地殊、矧吾居近時相際。○時先生以棄餘草示予、讀之更與先生札云、詩集中有和趙寬夫詩、內述寬夫語云、勿爲物所縛、始是格物、旨二句。愚意格物只是窮盡事物之理、不作格去私欲說、考亭辨之甚明。向於夏峯先生年譜中屢讀寬夫語、極明透。此將物字認作私欲看、與窮理說不合。格物是大學下手功夫、似未可誤也。先生語錄中、大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一段、人皆有是心、天理就在裏面一段、說得自是中正切實。又先生語錄中有一條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只纔動便差、故聖人無欲主靜以養動之根。愚意諸條皆正當精微、獨此條只纔動便差一語、似有可商。竊意動自是少不得、只要動在天



理便是說。只纔動便差。一似將動字純說向私欲邊去了。觀吉凶悔吝。生乎動。雖凶悔吝之數居多。畢竟亦有吉處。只看動得何如爾。若動合天理則吉。動徇人欲則凶。悔吝大抵纔動便易鄰於私。所以說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說只纔動便差。不如易此一語。或有斟酌未知。○二十二日。並讀詩經春秋。○二十六

曰。大風。大造之中。颺塵駕馭。泊亂蒼穹。萬物遭訂。觸之而忤。怒激熊龍。蛟龍失官。視天夢夢。忽開溷蒙。運際滅風。鐵騎赴戎。熄轡自東。木蔭草豐。摧折奚終。回視化工。云何不公。○二十七日。曰。讀乾坤兩卦彖辭。無端畫得。天形出。太極畫來一半成。

後聖繫辭在卦下利貞須看繼元亨。繼乾
又畫兩畫成妙寫陰儀坤得名。雖是元亨辭
亦繫却是牝。○二十八日讀小畜卦彖辭會
馬不同貞。得二義孤臣抱
痛久寫心繫辭時靜觀天風象雲雨觸心知。
雖云好君事會當小畜期。西郊徒自我畱語
後人思。作彖心已苦畜斯亨道隨風巽乾
可入密雲雨不施東國豈自聖西郊我繫思
其道在小畜其志在明夷。二義。巽入柔剛
健非能力制之陰初無終倖陽當有亨時。雖
是雲已密尙喜雨未隨。西郊何奈我我志在
明夷。一義。○這幾日心纔向裏觀理便尋得
出。意味。



二月八日

真源遇羅山人張黃石遜抱治安之畧未遂觀所著綱鑑總論及策

百篇治平之道囊括無

○十日

與黃石夜談或從傍誚之

遺談三晝夜意不倦

曰子欲爲聖賢便是假聖賢豈可爲耶黃石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爲者亦若是彼曰

孟子說此話已假予

○十一日

黃石論清任和之聖曰只

與黃石笑而置之

一任便了清和安用予曰清和豈可少孟子

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後世

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鄙夫寬薄夫敦其有功名節固自不小

蓋黃石亟以世道自任故推任聖

○十二日

而短清和不自知其言之弊也

黃石屢以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爲言其以斯世自任之意不肯放下。○黃石策取士之法止欲以策論八股觀其經濟學術。予曰鄉舉里選之法不可廢也。黃石曰奈後世多僞何。予曰上之人重德行下卽有德行之儒起而應之上之人重文章下不過有文章之士起而應之。慮選舉多僞文章能無僞乎。工於揣摩以迎合上意是卽文章之僞也。何如以鄉舉里選觀其行並以策論八股觀其言乎。

○十三日

黃石別去。

○十九日春分始祭先祖。

弟三

克恭勇於從義勤以勤事急先祖之祭贊成之力居多。

○二十五日

耿逸

庵先生書寄至。○二十六日爲長男容端擇昏聘文

學梁汝樸女。

是日投昏啟。○汝樸字潛夫鹿邑庠生。

○二十八

日

張黃石來訪。屢以拯濟爲言。予曰。拯濟是

其本懷。但出處不可不正。黃石曰。必嚴於

出處。孟子不宜見梁惠王矣。曰。孟子見惠王

非躁進也。乃應卑禮厚聘之招也。若謂枉尺

而直尋。吾恐所枉必多。已枉而欲利濟天下

難矣。黃石曰。必如何而後可。曰。致敬盡禮其

可乎。黃石曰。如是將終身不出矣。曰。終身不

出。自古有之。枉道求合。所不敢爾。貿貿然不

自處以禮而希遇於

世。非行道之計也。



三月二日

因道中所見，謂振起曰：桃李雜松

松栢，不求人知也。穆然自處而已。松栢蓋歛

却多少英華，含蘊於內，惟蓄深不露，故其後

與桃李迥異。○松栢雜他樹中，特無有心人

識得破爾。一經識破，便見松柏此時已與他

樹迥不同矣。○振起曰：松柏既爲後凋，想亦

有凋時乎？曰：形凋而神腴，非謂歷之霜雪中

有改易之期也。其不得不改柯易葉者，形也。

其貞固不易者，性也。○振起曰：吾觀桃李與

松栢，知人有一得，輒鳴於外，與有所得深藏

於內者，其分量固不同矣。亦可如此看否？曰：

如此看。○或曰：主敬之法，只心常惺惺，

亦得。○四曰：便容貌端肅，用心於內，自可



得乎外也。曰：功夫自是一節一節做去，專乎內，自可通乎外。肅乎外，亦所以養乎中。在內之心，性要做功夫，在外之儀容，亦要做功夫。內不可緩，而外不可遺也。若說心用於內，容貌自端，彼知及之，仁能守之，豈不是用心於內？又說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何故？分明是節節做去。○九曰：有某姓欲禍某姓，慮予大人知，為不知，任吾與彼作計較。爾大人曰：子既言之，吾已知之矣。知之而故為不知，吾誰欺哉？爾視某人為可禍，吾視天理不可欺。爾行之，吾以正論代彼白之可矣。言者慚而去。○十五日：寄耿逸庵先生書。二月念五日接手翰，不啻一室晤對，面為請質，但佳。

作義蘊弘深、雖潛心讀去、實有見不到處甚多。既過示包容、抑何懼罪譴。謹將二冊更逐一細讀、只見學問經濟透露紙上、其中仍有妄干處、總恃知愛、不敢畧以形迹徇之。至愚陋鮮當、想必我諒也。所歉者三月之約、將檢行囊、忽有事相妨、未得遂請益之願、不能不俟之異日爾。○與耿逸庵先生論答彭德馨書、設八股之始、原卽言考德之意。蓋以人之心不可見、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有言詞明快醇雅、能與聖賢理道相關發者、其人必大概根深乎理、可無大錯。故卽以此擢之、蓋欲以見之言者施之行也。豈徒導以利祿之階乎。後世人心溺於利欲、認作舉業、爲富貴之媒、故攻舉業者自少、至老皆以功名二字橫



著於心胸之間而不復理會六經四子之書。是何道理。周程張朱之所表著者。是何意思。此所以人心不端。風俗日敝也。先生此文極力救徒專八股之弊。如童而習之一段。可謂深中今人之病矣。中間若舉業之外有學。是二道也。云云。意亦極善。若謂人認作八股爲一事。學道又爲一事。不知八股何嘗不與學問相關。只要人專意學道。則卽舉業卽理學。爾是欲於舉業中可認理學。非謂尋理學只在舉業中也。意思正自圓融。但恐不善讀者。誤認學問專在舉業中。遂大肆力於文詞。以求當吾之所謂學也者。則又未免流入八股。砥礪之弊矣。至識得此心。此理。而復發爲詞章。以應世之所求。云云。固所謂較錙銖而

出之者也。又如不在書冊上看孝弟幾段說得快快至舉業亦後起之名一段謂性命文禮道教等說只是說理不是預先說下爲舉業用則得之矣。而其謂借此功名之途引人以道德之路若或非卽言考德之意夫卽言考德後猶有流於詞章之習而遂至專入股以爲利祿之階者若謂借功名之途而引以道德則道德之求與不求尙未可知而功名之奔競終無以勝其皇皇之心欲借此而引之於道德彼人心熟於利祿之場已久又何怪乎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先生之意謂不過借此引彼直是輕輕說功名句歸重引人道德句爾竊恐不善讀者認作功名是一路道德又是一路而日夜攻舉業者未必不曰吾